元亨釋書　七〜八

廿本六貼

特別
ハ4
5587
5

東福寺
開山圓尓

元亨釋書卷第七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淨禪三之二

慧日山辯圓

釋辯圓字圓爾以字行姓平氏駿州藁科人母稅氏夢擧手採明星光因而孕其後常夢青衣之女相隨從母疑怪詣郡之久能山寺辯法師欲決所疑先見壁間有畫像與夢女無少異則問曰此像何神辯曰大辯才天女

59-2017

也母曰妾有身而夢此天女常相隨何辯曰
胞中恐聖子乎蓋天女侍衛耳母喜而曰産
若無恙願投師不敢置塵中也至九月胎中
有聲建仁二年十月十五日出時生金光照
室適新雪鋪庭明年冬天雪兒指雪問母是
何母曰雪也兒曰我誕時有此雪五歳毋蹈
先言入辯之室過十齡早學台教一日厠止
觀講席至故四諦外別立法性之句講師滯
跐兒進前解釋詞義渙然講師嘆曰是處前

哲猶病童稚攖辯殆乎宿習與時年十五次
歳終三大部十八薙髪於園城寺登東大寺
戒壇又入洛都潛聽外學一日猛省曰我居
講肆雖研究大小權實徒算沙而已乃出三
井往野州長樂寺從榮朝問別傳之道朝者
建仁西公之上足也初西得敞虛室禪門大
戒之圖爾就而受之兼瑜伽三部之灌頂經
年而歸久能山有見西闍梨蘊密宗之秘印
見爾欣然而全付焉益臻秘奥爾游相陽寓

壽福寺住持行勇建仁之徒也爾講叔姪之
禮勇請待甚渥有了心者其徒之彥也精首
楞嚴啓講於客位爾預聽屢加難問心煩解
㕘爾思念今其東方學者以心爲魁而淺易
如此我其詎寄哉不若入宋地自是企遐涉
之志鶴崗八幡神祠開八講席講衆以爾之
深敎棄延爲證義有頼憲僧正園城之義虎
也時稱三井大鏡與爾徵詰憲屈爾笑而曰
久嚮大鏡是鏡非鐵者恐瓦乎一會作色憲

顧衆曰莫訝也是智人之言又指我痕瑕也
爾看大藏四更涼燠嘉禎元年泛海十寅夕
而著宋明州界即理宗端平二年也先寓城
之景福律院聽月宗主之開遮不幾入天童
山禮癡絕冲漸達都下跨天竺寺月栢庭門
質徃具之旨栢庭證前學即授台宗相承之
圖幷付自撰楞嚴楞伽圓覺金剛四經䟽鈔
於時笑翁堪領淨慈石田薰主靈隱爾徃來
二開士之門適寧退耕典北山之賓與爾善

語曰輩下諸名宿子已參遍然天下第一等
宗師只無準範耳子何不承顧盻乎依是登
徑山佛鑑一見器許未浹旬侍巾瓶晨昏參
請優柔飫饜會中皆大龍象也保寧覺即菴
掛牌開室曰東山慧西巖爲兩板首爾周旋
三老而請益倫斷橋智別山一環溪敬簡翁
源靈叟圻方菴寧兀菴曇希叟之儔預辨衆
事爾咸莫逆頗受礲磨之功五峯煨餘佛鑑
坐兀礫場轉大法輪然天下指凌霄爲甘露

之正門蓋又得人之多矣敬叟簡棲飛來之
北礀望高一時爾往謁北礀曰徑山執不立
文字之柄拂你知解之塵吾猶何言乎延爲
上賓佛鑑從容語曰女學海浩渺比來我竹
篦下一時乾枯佗日歸本國必於無涓滴處
横起波瀾竪無勝幢發揮吾道須踵從上乃
祖遺芳永利未來際淳祐元年四月辭佛鑑
鑑出密菴師祖法衣并自賛頂相與之諸友
送至山下特湘絶岸欽雪巖二人眷眷來行

在仲夏發四明孟秋著博多本朝仁治二年辛丑也居崇福承天兩寺盛倡祖道大宰府有勝藍名觀世音寺歳首行驅儺其日捕寺之四傍路人頭蒙鬼面身披彩服名爲儺鬼引過殿庭此夜闔府男女入寺打是鬼爲驅儺鬼甚困極國俗自古有之以故觀世音寺四畔此日無行人佗州旅客往往來此就捉府之横嶽山有湛慧明顯密多異迹適過是境僕曰今日觀音寺驅儺也師恐遭追捕乞從別路慧曰戒德之士豈有之哉杲執慧行鬼事初大相國藤道家爲天福帝外祖德望重當時三子皆登宰輔其第二子良實時持鈞軸奉佛甚勤元聞慧名其徒勸慧起藤府訴鬼事藤相驩慧來諮詢宗教酬酢詳明宗門顯密出入泛濫藤相大喜白大相國大相國延見果如藤相言大相國問曰上人師誰得此智辯對曰我師圓爾頃者入宋得徑山佛鑑禪師佛心宗正印見今住崇福承天兩

刹唱直指之道相國猶稱我況我師乎大相
國乃使使招爾二月入京師大相國於光明
峯別墅延爾問道恨相知之晩也就而受禪
門大戒兼秘密灌頂正嘉元年寬元上皇於
龜山宮受禪門菩薩戒留宮七日敷宣法要
上皇自持黄金扇與爾爲帝者之手授古來寡
儔也文永九年上皇不豫勅爾侍病陪宮逾
旬十年冬天子敕藤丞相實經大相國第三子圓明寺召
爾受禪門菩薩戒建治元年文應上皇於龜

山宮談三教微旨二年寶治上皇受菩薩戒
文應上皇又入宮問禪要藤相國兼經屈爾
講宗鏡録多會性相碩師爲聽徒圓憲円心
守眞理圓皆一時之英髦也輦下指爲未曾
有勝集近衛藤相國受菩薩戒堀河源太師
詢三教大旨爾述三教要略呈之菅諫議爲
長世業偉才爲時儒宗嘗曰三教之於震旦
也隨時陟降此土儒學不及釋之遠矣是搢
紳之耻也常奮之聞爾之粹於釋門頗志抗

衡大相國聽菅之言欲見其能爲異白與爾
道話莊嚴藏院諫議來謁大相國爲地也寒
温已大相國曰菅公本朝大儒常衒釋厯儒
今兩雄相遇輸贏可占耳爾曰承聞菅公從
事儒術是不諫議色莊而曰然爾曰我法之
中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不因師授爲虛設焉
以故其自世尊五十五世達磨以來二十七
葉強弩之窮矣雖不穿魯縞猶以系受稱釋
子以釋例儒恐亦當然不知公於孔子幾世
乎諫議箝口而退謂人曰我欲與爾師角道
義彼以世系爲言也而我已陷重圍中耳爾
赴相州館龜谷山副元帥平時頼延府裏受
禪門菩薩戒平帥問曰今諸方説法各別或
曰妄心緣起而有生滅眞心不動不生不滅
或曰大疑下有大悟或曰學者須看念起謂
之回光返照未審那箇親那箇疏對曰這裏
何所在説疏説親師曰豈無方便爾曰説似
一物即不中師領之而已又乞衣曰願莫忘

弟子之外護文應元年寧兀菴入朝平帥於
菴有所得寄書於爾曰弟子見兀菴始知師
之鉗鎚妙密也延暦寺座主大僧正慈源時
時問顯密奥秘睿山靜明聞爾善台教諮四
種三昧兼探別傳之旨爾之剖析皆明之所
未聞也明聳聽爾曰子未精教觀况我佛祖
單傳之正宗豈義學之所跂及哉明伏膺甚
自此來往無間佗時至論相絶二待爾示以
宗門關捩明疑情頓釋起而作禮垂淚曰若

不來見和尚安得窺佛祖玄樞從今世世願
不失鉗芬相宗之尤者良遍禀爾解銓撰眞
心要訣三卷就乞跋語三論之首圓心問二
諦之義以爾荅爲準初宋淳祐辛丑三月一
日五鼓佛鑒召圻爾二侍者燒香而語曰今
夜廣澤龍王（徑山土地）告汝等二人化導時至龍
王定不食言矣圻女近日必有專使不得拒
辭爾女早歸本土提唱祖道便授親書宗派
圖曰是爲傳法之信其圖畫世尊拈花像於

上左右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其下南嶽以降
迄無準五十四世不括横枝的的繫列系其
終着曰久能爾禪師并付法衣竹杖翌日方
菴果得定慧之請是以山中諸友固爾之本
邦化行又嘆神龍之不從也爾泛海風浪蕩
漾漂泛洋中發五月朔至六月晦着高麗國
耽没羅阿私山下近岸猛風俄起共發者三
艄二舩已没爾所乗舡忽有一女人怪之爾
問曰宋船元無婦人自何來女曰我是八幡

大菩薩也擁護師耳言已即隱故無敗佛鑑
臨別自書敕賜萬年崇福禪寺八大字囑爾
曰安家初住院以是爲額爾受已白言從時
若庇身茆廬或揭崇福名敕賜二字豈我之
有哉鑒曰女氣宇必爲王公欽崇女只將去
不得避遜也爾攜而歸先是湛慧就横嶽山
建精舍聞爾歸即日來請入院開堂仍以佛
鑒所囑崇福爲寺號至此合徑山神龍之言
也爾通嗣書於雙徑佛鑑答書略曰嘗聞日

本教律甚盛而禪宗未振今長老既能竪立
此宗當一一依從上佛祖法式又録到上堂
語要甚愜老懷肥州有榮尊者與爾踏海游
宋地專三歳而歸領水上山寺及爾還改禪
林請爾開山自居板頭仁治三年秋謝國明
於博多東偏創承天寺與爾領之佛鑒聞新
寺草書承天禪寺及諸堂額諸牌等大字寄
之佛鑑書法妙絶故有此送宰府有智山寺
者西州之大講肆也嫉爾之禪化欲毀承天

新寺執事者聞于朝寛元元年敕賜承天崇
福二刹爲官寺而息有智山之濫寇爾乃高
揭佛鑑所書敕賜大字又協鑒之遠識也爾
已入京大相國御於城東創大伽藍宏構鉅
材爲都下之冠嘗曰我亞洪基於東大取盛
業於興福故名東福寺俗呼新大佛未成光
署爾住持立爲禪刹寛元四年大相國以東
福洪營晩成先立普門寺開堂今爾居建長
七年東福開堂正嘉元年平副帥再招爾入

相白皇子征夷大將軍領洛之建仁二年權
之建仁火後諸堂索然爾復佛殿雲堂丞丈
舊觀文永八年總州別駕源氏建實相寺參
州延爾爲第一祖初大相國迎爾問法崇禮
優異親書聖一和尚四字授之于時國政自
吾出故與此号蓋擬唐代宋賜徑山法欽國
一之例也夫人准后（本朝貴婦人賜准后号蓋位比皇后之佳稱也）
亦聞法要自稱女弟子寛元二年秋還長樂
并故里覲省本師及母氏大相國差備中刺

史行範爲宿衛夫人脫羅綺珎服充毋之貺
至長樂禮本師榮朝朝拒而不受曰公已傳
龍淵正派我豈堪拜哉只喜長壽再得相見
龜谷山榮西創之禪規未全爾之重入相陽
平副帥命行叢矩於是住持處偏室爾南面
而行事鐘鼓魚板一時改響蓋以爾之遍歷
臨安諸刹請熟儀法也文永六年敕領東大
寺幹事曩正嘉始有是授辭不受至此朝旨
嚴切而不得已東大之幹以周州元其費州

務贍饒膚緇管之視剎息功故撰名宿當此
任亦國法也以爾之道望朝廷強授及主尊
勝天王法成等寺化皆德廣所覃也弘安三
年春示微疾入夏重移常樂庵文應上皇遣
官醫診病圓明亟相入山問疾輒經信宿秋
少差衆皆喜爾曰霜葉暫休零豈久之乎十
月朔鳴法鼓集衆於庵祝聖畢宜出世始卒
詞激切終召大衆曰卻後十五日望返本寺
法堂寶華王座上說末後句入大涅槃便下

座十四日晩命侍僧昇歸寺俊顯等曰和尚
老病淹羸舉動風冷恐不便身相議而不許
望且兩序耆舊詣庵問訊爾曰我今朝欲於
法堂入涅槃而俊顯等不聽公等願輿我歸
寺板首以下同顯議至暮普門慧曉爾性三
弟子乞灌頂授之十六日曰灑掃房宇晩間
客來黃昏果越後之無傳至爾之徒住院者
也聽爾病馳省爾披安陀會而坐傳燒香作
禮爾曰寂後相見致九拜傳還位爾曰相別

遺偈

二十年與傳曰十九年耳爾微笑曰子未知
滿數也又曰我去望還本寺法堂欲唱涅槃
諸徒丕可以到于今也與子相見且幸矣然
我不出今夜而已又馳使圓明丞相告辭父
之又曰今幾時侍僧曰鄉雞唱爾乃上禪倚
諸徒乞遺偈便書曰利生方便七十九年欲
知端的佛祖不傳投筆而逝窆壙之後林竹
變白桐樹自枯爾心豁如而性諳調雖沙彌
童行相爾汝可見悲接之一端矣當其演唱

嚴毅不可犯宏辯無礙性相講師來探別傳
爾先詰其所業彼早屈爾曰子未委教乘豈
堪聞直指乎以故伏人者多而禪化成不然
講徒蠹蛀殆乎不建焉當舉倡理致機關向
上三宗旨故臨亡夜爲無傳語之其道契大
相國之深矣故其嗣圓明丞相又如父焉其
瘵病時丞相自作告文禱光明峯廟延爾命
其契密如此秋初病少愈者丞相之懇誠乎
文曆初高麗國王聽爾道譽附貢舡齋書幣

求法語爾書宗敎之太旨以荅之爾商舩來
徃必信於雙徑佛鑑慰荅審切其在徑山雖
居侍位佛鑒不稱侍者只呼爾老徑山後火
佛鑒作疏索鍰爾白圓明丞相通巨材珍貨
寶治之初承天寺火爾之鎮西國明驩爾來
一日中建十八宇凡檀信嚮應類之正和始
賜謚國師國師之稱始于爾矣
賛曰余昔陪
文應上皇御几上堆巨編跪而閲之宗鏡録

全篇也其終有
寛元帝寶墨曰朕得爾師之此録見性已了
宸奎爛然時余尚幼以爲慧日之於　帝者
也拳拳矣逮修此書見其侍病之事益欽
睿翰之不謏矣建父之間西公導黄龍之一
派只濫觴而已建長之中隆師諭唱東壤尚
薄于帝卿慧日道協　君相化洽畿疆禦外
侮而立正宗整教綱而提禪綱蓋得祖道之
時者乎

論曰或言爾師辭佛鑑鑒付大明録曰宗門大事備此書子歸本土以是爲準爾携而歸故平副師屢聞于爾今此書不叙此事恐遺漏與曰是傳者之妄也蓋爾師歸時將來經籍數千卷見今普門之書庫内外之書充棟焉其中有佛法大明録二十篇是以世人託言耳尋見其書謬妄之甚不可言矣故我通衡之中掇其尤者非之凡數十條又夫佛鑒老人楊岐中興正眼洞明寧有斯言乎只其爾師屢閲群書其間或采大明之相似處資談柄耳後學不委輒加佛鑑付授之言也今我擧通衡之一二學者擇焉

入理章曰有眞空有頑空空劫以前無相有覺虛明寂照爲天地之宗此眞空也衡曰夫一大劫有成住壞空四事空劫者四之一也空劫之稱於是立焉蓋我敎之中世界成壞循環無端前劫之末後劫之初也後劫之終次劫之始也是以前亦末也終亦始也指定

何時爲空劫以前乎只其外墳之内有混沌
未分天地未闢等語吾門諸師取語於彼備
義於此寓言假談之類元無定制圭堂立空
劫以前爲眞空者豈迷是而發言乎夫我門
指一念未生時或曰空劫以前或曰威音那
畔堂若取之又大惑也蓋眞空者如來藏之
稱也故楞嚴曰如來藏中性覺眞空性空眞
覺堂分頑空眞空者善然指空劫以前而爲
眞空者非也堂以謂空劫以前冥漠無相足

以名眞空也殊不知眞空者萬像森列不相
妨碍不啻空劫成住壞劫常恒不變乃至衆
生日用現行皆是眞空裏頭之事也唯其不
能無不知二字耳堂之言也乖戾甚矣工夫
上曰自狗子話入如覺帖怙寧順便可以歸
乎止觀又曰自狗子以歸乎止觀乃至行持
自有序要須節節高去衛曰吾笑圭堂之言
禪不知禪矣夫吾門狗子話幾級何階乎有
何階級高止觀而卑狗話哉蓋堂未委止觀

乎我以其言視焉堂自曰初不知有止觀之
法後讀文粹得之於何發言之淺略哉堂不
學台教只見文粹所載之言寧能盡止觀乎
以之而言堂昏於止觀必矣尚未知止觀何
其言階級於狗話哉夫止觀者智者之資以
見其行門者也精緻妙密實可稱焉然與我
鐵櫪子之狗話不相似乎何也彼止觀各析
三焉所謂三止三觀也是即精妙之謂也可
以爲教門觀修之至要如狗子話何所析焉

乎何所觀焉爲乎請審析之焉觀之焉若可析
可觀者即非狗子話矣非鐵櫪子矣文非教
外之謂矣若失台宗之者不窺吾藩籬只崇
自宗而發斯言我猶恕焉堂已言大明吾宗
於世而昧於斯事筆削何哉或言予之書引
天台止觀圭峯修證儀爲言也子何痛搥提
乎曰彼止觀修證之言者行相及治病之相
也凡諸三摩提皆一例也若失提撕之一事
吾猶分諸家之涇渭況所得之鳴溝乎雜記

曰楞嚴有大佛二字廣大洞明若此而後之
宗師但言諸佛何哉故是書言眞空寂照空
劫無相最始之佛則稱大佛衡曰主堂以前
處處稱大佛事至此謚成焉烏乎惜哉宋地
諸師不辨此書乎若聽其横行魔黨益熾然
則此書間有可采皆魔說也予撿楞嚴經之
大佛者第九卷曰又善男子受陰虛妙不遭
邪慮圓定發明三摩地中心愛縣湛其精
思貪求契合爾時天魔候得其便飛精附人

口說經法其人實不覺知魔著乃至口中好
言佛有大小某佛先佛某佛後佛其中亦有
眞佛假佛男佛女佛菩薩亦然其人見故洗
滌本心易入邪悟此名魅鬼年老成魔乃至
迷惑不知墮無間獄是堂之云爲大佛之文
也烏乎堂何見經疏闊乎此大小眞假男女
佛者修行之者遭魔魅之語也末代學者恐
逢此惑故如來深悲楞嚴會場欲罷法座迴
紫金山再告大衆說五陰魔事凡五十條堂

不見經已見到此豈不辨魔境邪何其立以
爲大佛惑後學乎蓋堂之書欲立次位設階
級件件昇騰故構大佛之言然無修多羅證
文見至楞嚴纔得數句欲爲自證不辨眞僞
不考法義惟文惟視取爲證實耳夫取經文
不容易也正宗正說之中猶有眞假二法者
吾佛之微旨所謂其義深遠其語巧妙也況
大小佛之言如來已爲魔事爲阿難及未來
學佛之警式堂取之爲證何乎又不知已自

墮昏坑還難諸師曰後之宗師但言諸佛何
哉是立大佛之定實之言也豈所謂迷而不
反者與又堂之大佛之義猶如大自在天生
世間及一切有情之計殊不知一切有情纔
歸眞覺也無大小也無眞假況男女哉至此
同一佛也誰爲大孰爲小乎若有小大非眞
佛也非大覺也堂強立一物置空劫前爲家
始尊是一計也寧不屬外道乎功行章曰如
眞空一卷何嘗有二乗鄙俚之語自古迄今

學者惟習聞二乘境界久矣今須一振耳目
之儒可也自註曰正法眼藏之書方是二乘
境界七百年來方發明二乘事此書大用卷
尚未離二乘氣習衛曰予讀此書初怪笑至
此大權主堂之狂妄至於此也彼堂何爲者
乎著書發明何事哉自謂見佛果語有所得
而指大慧正法眼藏爲二乘境界何乎佛果
之於妙喜也無遺漏矣其正法眼藏者上憲
章從上諸祖中露自證下垂後世范模耳故

字之曰正法眼藏堂斥爲二乘者佛果亦是
二乘境界也欲高我書而不知卑其所謂師
者乎我恐受糟粕者尚未幾於二乘哉然造
言曰七百年來方發明者乘事其七百年者
指普通而言也我毀堂之三寸耐幾許秤拔
乎嗚呼堂之稱發明者禪門之旨也而指祖
師西來七百年諸師爲二乘堂從何而聞禪
乎恐非達磨之所傳與七百年二乘事之言
何憑據乎吾法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不知前

言自譊而得乎堂已言得於圓悟語是無師
承之歟也是以枉妄臆度品藻吾宗世少正
見者矣此書繡梓流傳者皆吾門之罪人也
度人章摠明四句曰第一二句權法也小乘
也第三四句實法也大乘也便言而曰五家
宗派潙仰獨未幾而無後迄今天下疑其故
蓋潙仰之大機圓相每以後二句爲重則初
學如之何承當哉此其所以未幾而遽絕臨
際無從獨能以前二句爲急耳如便捧便喝

奪人奪境至臨遷化猶曰誰知吾正法眼藏
向這瞎驢邊滅終始惟急於前二句學者之
見効也速自以爲盡其骨髓矣而後二句事
則未與之知夫是以一宗亘天下而後盛衡
曰嗚呼卿之笑懼至此團爲大愍傷此等之
儔世幾乎痛哉狂愚之如是膠固也夫以臨
濟爲小乘邊事而不知大乘亦以其宗派繁
衍爲巴人下里天下和多以潙仰早泯爲陽
春白雪唱高和寡者皆無擇法眼之爲也昔

鼻祖

吾鼻祖有言我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故
逾海得得來如堂之言臨際一宗說小乘事
天下尤盛者臨濟也達磨何錯見而徒來哉
吾亦思弊魔化堂附吾法而作此語欲毀壞
乎不然何如是甚矣哉堂之所謂甚深之法
皆早亡滅淺易之宗長無萬世豈如來之意
而護法諸天受敎之謂乎堂以謂臨濟之人
境奪瞎驢滅等語皆遮掃之句也可憐堂之
昧於吾宗乎醍醐上味卻爲毒藥者堂之謂

乎夫宗敎之傳遠也其又有說矣世俗之起
家者必有勤苦而後其胄繁矣我佛門雖出
世之道而流化之迹不得不然矣是以吾法
福智相資雙行耳其福或亦爲悲悲福一事
而兩用也蓋我道之爲智也得悲益成故有
悲而後智明有智而後悲通二者相合所以
吾道流衍也三世大士修福起悲也所以滋
智也古來諸祖孰欠二事其間殊特者爲稱
耳是以臨濟獨受茲稱焉昔百丈再參馬祖

遭一喝三日耳聾是臨濟宗之兆乎大雄接
黄檗潙山二子雖同稟黄檗獨有吐舌之作
矣臨濟得六十烏藤爲破夏之歸省是潙仰
父子及諸家之所無也四海百世所以臨濟
之布濩者不甚然乎而潙仰父子當其契證
之時非有孑遺矣只其涵養不密耳是所以
數世而絶也譬富家子受財於父其分者同
矣只其珍藏護惜者饗無窮之利散漫放縱
者不久而資竭是潙仰臨濟之異也而其護

惜者非慳恡之謂也散放者非分施之謂也
豈堂之所謂前後大小之謂乎昔禹稷契立
舜朝當時賢聖之質未見優劣也及其遺胤
建國夏商不如周長者稷播百穀之勤效也
臨濟之後又有揚岐黄龍二派黄龍一時之
昌也楊岐似不逮矣數世之後黄龍寢微而
楊岐益盛者何其主金穀之所覃也堂之暗
識漫言法崇庫不足取矣或曰禹鑿九河建
九州其功非契之比然隻曆短於殷何哉子

之勤劬之談有戾乎曰禹躬受功報登極位
故短於商矣禹若不自有而貽後嗣其系授
之遠非姬周之比矣而禹以人臣一旦陟大
寶而亘四百載血食者豈非過家門而不入
竭力溝洫之大功大勞哉我博見三世佛記
其正像末法者不過壽命之二三倍蓰而已
唯我能仁氏正像二法逾壽者十數倍若其
末法者及來世六萬歲時矣比其命不啻千
萬倍焉是我牟尼孝子奚受福之長久哉蓋

三世諸佛因修六度各有所長特吾世尊精
進苦修餘佛之所不及也其事見悲華矣法
華亦曰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非是
捨身命處是末法被六萬歲時之故也三世
諸佛平等一智其間不容毫釐只其悲福不
能無別又是因地之願修也故吾言流化之
遐邇者悲福也凡爲法檀度者知悲福之所
因不有寂後斷佛種之患矣吾因徵圭堂訊
論此事以諗後學或曰楞伽有四等子悲福

之論恐不合也曰不也今之談者化迹也不言四等矣文堂以道書並吾法而言其錯多矣吾通衡中彈擊不寡文繁不録庶幾君子深指於此焉

元亨釋書卷第七

予奏釋書或曰子以圭堂楞嚴大佛事載書有諸曰介曰子論與堂乖矣曰何曰堂之謂大佛者非第九卷云者也題首之二字耶曰初予疑恐是乎又思堂雖淺易豈其然乎而今又有斯言焉不得不辨矣夫題首二字不可破句三字為句也蓋密部有諸會佛頂其一也其佛頂都有二十略有五謂輪蓋光高勝也大字優稱也施諸佛頂今首楞嚴咒者光聚佛頂也故於經題云大佛頂其言於灌頂部録出者是也堂豈不知之而破句取大佛二字乎然單見寡聞世不鮮故贅于此矣

佛光円覺開山也

元亨釋書卷第八

濟北沙門　師錬　撰

淨禪三之三

宋國祖元　宋正念

宋子曇　宋一寧

三聖寺湛照　禪興寺道海

圓覺寺昭元　東福寺慧曉

東福寺順空　南禪寺祖圓

釋祖元宋國慶元府人姓許氏高曾皆衣冠

母陳氏夢沙門抱嬰兒與之乃娠母思煩
苛欲壞胎一夕又夢白衣婦人告曰汝所孕
者佳丈夫也好自保育其詞懇至母雖憂中
而左右侍女又聞此言寶慶二年（本朝嘉祿二歲）三
月十八日生時白光照室至于試周之日（宋俗
迎見產暮月行試業猶如本朝三歲試問）父母列儒釋墳籍及百
玩好作具見兒自為見微笑而取佛書甫六
七歲就家塾記聞應酬顯脫群兒性沉重偉
雄雖兄弟婢妾不敢狎弄食遇葷羶必避之

或見屠宰切于巳十三喪父乃勵志投杭之
南屏山禮堂頭北礀簡薙髮當年受具十四
趨雙徑拜佛鑑鑑一見許參堂迨于十七揩
不出雲堂提撕狗子話之夜四更聞首座寮
板忽爾啓蒙便作偈曰一搥打破精靈窟突
出那吒鐵面皮兩耳如聾口如啞等閑觸著
火星飛呈于鑑鑑更舉香嚴擊竹頌徵之元
谾應對鑑遷化下凌霄謁月石溪於靈隱聞
偃溪於玉几後寓飛來時愚虛堂棲鷲峯菴

无常徃來一日堂示禪海波瀾无溟渤然適
布帆布林横川三十名衲之天台堂以倡送之
有相送當門有脩竹為君華葉起清風之句
无入來堂舉示无无曰和尚此頌只是閑語
中間無些子巴鼻堂拈起頌子曰這箇齗无
欲進語堂劈面一揮无自是得句語三昧觀
物初主大慈无與觀有世系又兄事南山思
講舊義徃而依之發意持淨者二載江湖高
其趣標一時躡井樓打氷牽動轆轤忽然得

無礙機用於是乎向佛鑑所示狗子無佛性
話及香嚴擊竹頌又無無餘蘊矣始識得佛鑒
妙手之深密時年三十六翌年里人萍鄉宰
羅季莊以東湖白雲菴延无无編蒲而居經
七歲每亡歸靈隱窣退耕席下居第二座大
傳實似道聞无道譽訃于台之眞如開堂演
法爇香酬佛鑒之法乳居七歲北虜兵戈系
擾寺刹乃潛過溫之鴈蕩內子之歲兵歷溫
境舉衆逃竄无獨兀坐堂裏虜酋將加刃頸

无不動述一偈曰乾坤無地卓孤筇喜得人
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劍電光影裏斬春
風群虜感悔作禮而去明年復四明天童十
環溪請歸第一座己卯之年吾建長虚席副
元帥平時宗具疏幣航海聘名宿明牧以无
充遐招環溪授佛鑑法衣无拈起曰師兄世
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咄過在汝殃及我乃
披衣五月離太白六月著太宰府乃弘安二
年也八月到相陽平帥執弟子禮邀入福山

待遇曰遲五年冬圓覺寺成命无爲開山第
一祖開堂之日群鹿臨筵无爲吉徵即名山
以瑞鹿示衆曰參禪須是打併胸中淨潔去
却情識中所重單單只將自己參取自己如
何參取自己既是自己因甚參自己蓋緣你
被知見解會日夜差排日夜纏縛不能得解
脱不能得出頭此是第一種牢獄你若去得
許多知見解會空蕩蕩處參虚豁豁處行不
是大徹大悟也是一箇無依倚衲子只若無

依倚處是諸佛放身捨命處又曰奉勸兄弟
若已得此子柄欛入手者於祖師公案言教
中透教淨潔主賓回互處先用後照處權實
相待處敲唱俱行處須是玲瓏八面始得既
得玲瓏八面了須是一時打疊教淨盡始得
若不如此墮在毒海正旦上堂曰新頌鳳曆
下荒庭山嶽齊呼萬歲聲主丈不知見甚麼
也來趁隊賀新正郤道我雖栗栗杌杌棱棱
層層要與你東拄西拄撗撐竪撐撐撐拄拄

跳出窮坑五湖煙浪裏別有好商量无倡句
俊偉有作者之風其鎖口訣句法步驟似寶
鏡三昧近世諸老此作鮮矣其詞曰諸佛妙
門列祖的旨繼繼繩繩貫在密契尺圍鑰合
綱紐沉細緜密無縫隱括幽秘遠兮非邇近
兮非邇錯無所遺舉無不備横亘十方竪窮
三際理外無事事外無理具一切相合一切
義啓無所開闔無所閉出無所從入無所詣
二兮非一一兮非二用則雙用置則雙置隨

處即宗如身影爾出世尊拈花達磨分髓曹溪南嶽百丈臨際楊岐白雲圓悟妙喜洎至應菴五十一世或開或庶或權或體或順或逆或淨或穢或明或晴或行異類激揚鏗鏘波流嶽逝如師子筋如象王鼻如天鼓聲如鴉鳥尾百千機緣河沙妙偈出沒卷舒三昧游戲深慈痛悲布無緣施絕見絕聞絕情絕謂曰放曰收控惡馬轡曰錯曰綜奪魔王幟箭擲空鳴風行塵起龍蛇天淵迷悟金屎不入

此宗徒勞擬議禮應菴塔偈曰悞入桃源深處路灼然流水隔天涯一聲雞唱千年後老郤劉郎幾度花冷泉聽猿曰萬里吳江萬里天盡將容恨送歸舡之一聲分作三聲了誰在巴山暮雨前禮密菴塔曰謾說砂盆重似山不施三拜也應難黃金不鑄黃金像松竹相爭夜夜寒與老毋守歲曰風攪長林雪滿氷寒藤無葉倚空桑誰知戶破家殘處添得黃梁客夢長題虎嵒圖曰獨坐枯木嵓一嘯風悄

悄衆生界未空我心終不飽元謂從曰我初
不欲來此土而有此子因緣故至焉我在宋
禪定中嘗見神人峨冠偉服手執圭皃挺特
告曰願和尚降我國如是者數矣我不省何
事然每神人至先一金龍來入袖中亦有群
鴿子或青白之者或飛啄之態或上膝上
亦不測由及入此國一時有人語曰當境有
明神曰八幡大菩薩威靈甚新師已棲斯界
盍詣祠燒香一遭予因此至八幡宮視殿梁

上有數箇木鴿子問之對者曰此神之使鳥
耳故偶焉予即知定中之峨冠此神也老僧
到此不偶然且汝等造老僧陋質膝上安鴿
子及金龍以應往年之讖又曰吾又夢先師
說法徑山法堂上我俱衆預聽忽座前西北
隅蠟燭爆火落拜席東南角其光甚熾照燿
四方老僧夢中成一頌曰百丈當年捲起時
今朝欻地自騰輝火星迸出新羅外不在東
風著意吹覺後無所測及來此國大守一日

寄與達磨像老僧讀其賛先師手澤也末句
曰不在東風著意吹初省先夢耳四年春正
月平帥來謁无秉筆書呈師曰莫煩惱師曰
莫煩惱何事无曰春夏之間博多擾騷而一
風纔起萬艦掃蕩願公不爲慮也果海虜百
萬寇鎮西風浪俄來一時破没初无在鳫山
定中觀音大士現形曰我將舡來取汝乃示
日月二字无起詣像前卜籤亦得日月二字
此日爇香作鎖口訣執筆而成文不加點就

床宴息有一人語曰百萬虜寇天兵助順豈
不勝耶无夢中問曰何爲有此語對曰佗日
自見无覺後把筆於鎖口訣中加八字曰辭
擲空鳴風行塵起先三年平帥携繃紙乞法
語无書鎖口訣預識師不委也寇平後帥問
曰海寇風蕩和尚自何先知乎无笑曰更過
兩年說與大守然又鎖口訣中已寫呈了後
三年平帥卒九年八月无語首座照無象曰
吾有一事辨在季秋照曰何事无笑而不荅

月末示疾九月三日親書遺書別太守及諸方士庶數通晩以偈示衆曰諸佛凡夫同是幻若求實相眼中埃老僧舍利包天地莫向空山撥冷灰亥時更衣端坐索筆書曰來亦不前去亦不後百億毛頭師子現百億毛頭師子吼置筆而逝年六十一臘四十九无見後麗顧盻可法平居不御衣而又一被上綴伽梨供夜分其精進類此謚佛光禪師

贊曰昔百里奚在虞虞亡入秦秦興用與不用之異也佛光生襄宋狼狽之時其道不振矣所據只邊疆蕞爾之刹又或旅于人矣平師居桓文之位藩翰吾道是以厚聘弥幣非二三榖皮之比也於是乎高踞上藍盛倡眞宗見風濤之幾兆諭康平於元戎嗚呼二國之興亡者用舍之一翁乎

○釋正念宋國永嘉郡人也自號大休初參光東谷聞谷舉張拙秀才問長沙百千諸佛但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話有省述偈呈谷曰

右軍王羲之草聖冣爲奇倣書千佛榜濃寫
四賢詩後謁月石谿溪問達磨葬熊耳因甚
隻履西歸對曰眼觀東南意在西北溪打一
拂子忩當下知解氷釋咸淳六年隻乘商舶
入此土文永六歳也至相陽建長隆蘭溪待
以高賓副元帥平時宗鄉道望命主禪興精
藍燒香證石溪之法乳次移建長壽福圓覺
上堂曰禪禪無聲無臭非方非圓遠在河沙
國近則口皮邊不可口授只要心傳翻憶普

通年遠事祖師元不離西天福山提綱曰無
心應物風行水上自成文匪念應機箭在的
中非爾力而況寒巖枯木逈絶餘息報緣虛
幻豈可強爲蓋以時緣逼迫直得廻避無門
是知祖祖傳心燈燈續焰佛法平等了無高
下譬如春入化機萬卉千葩高低向背各各
不同隨見取舍互有得失然衲僧家或卷或
舒或出或没自知時節不落情量諸聖著眼
不及魔外擬心即差雖然新長老到這裏只

得鐵作面皮大開笑口旦道笑箇甚麼良久
云堪笑白雲無定度被風吹去又吹來示衆
曰從上諸大宗匠開甘露門垂示機語截鐵
斬釘除疑破執如盤走明珠不住中邊擊塗
毒鼓遠近俱喪所以道宗乘一唱三藏絶詮
機輪轉處作者猶迷此吾宗本分事非權立
漸次階梯也蓋緣此方緇白素尚教理十常
八九於達磨直指之道未深信受間有入此
宗根本不明沿襲過謬多生異見搃謂教門

有所據宗門無所依遂乃廣尋文義意識分
別如水中捉月鏡裏求形卻將諸祖覿面提
持起情離見底機要隨語生解穿鑿理路遮
相印證更有一等執平實無事擬心待悟者
況諸聖大解脱門唯過量人乃能徹證要須
玄路絶聖量盡如沖天丹鳳翱翔碧漢出海
獰龍興騰雲雨若不爾者皆依他作解記問
傳習認目前光影隨逐聲色墮斷常坑塹互
入邪途念住禪興夢觀音大士告曰逢強則

止念覺莫測後十年由建長移龜谷仰見額
有金剛字始明聖識則鑿西南一巖剏壽塔
刻補陀像酬指方正應二年冬寢病于鹿皐
十一月益葦遷正觀寺二十九日集衆入室
晦執筆書曰拈起須彌椎擊碎虛空鼓藏身
沒影跡日輪正當午放筆而化荼毗得設利
諸徒收龜谷塔諡佛源禪師

居圓覺
建長
大通禪師

〇釋子曇宋之台州人徧游叢社普參名宿適
於石帆衍公處止奔馳文永之間觀光上邦
慧峯之爾福山之隆闢敞軒以待之經數祀
而歸正安元年與寧一山同舟重來平副帥
貞時待以師禮迎居圓覺大伽藍叢規嚴肅
衲子勇奮移董建長德治元年十一月二十
八日滅諡大通禪師

一山國師

〇釋一寧號一山宋之台州胡氏之子也幼投
郡之鴻福寺融無等席下不久去聽律于應
真學台于延慶已而嫌義學上天童質疑堂
頭敬簡翁又依鄮之珍藏叟珍移而偕東叟

來及昭策窻彌頑極互相移來寧奉事四師
而欽彌之好開誘一日從容酬酢至我無一
法與人倏爾拔契又謁瓊溪橫川諸耆宿益
深造詣寧比元章宋闡法祖印寺香供識頑
極也居十歲移補陀山永仁六年我商船達
明境初辛巳之夏元國樓船偵我西鄙神靈
戮力風波破蕩元主秦心不止奇謀百計以
我鄉浮屠諭寧撫寧逼不得已駕舶著大
宰府正安元年也副元帥平貞時激怒編管

豆州或稱寧道譽副帥元重祖道此冬延主
巨福之席尋移圓覺淨智正和二年夏圓規
菴化龍山初建治太上皇聞寧德望屢欲召
見於是敕元帥府促寧赴上都秋入寺上皇
幸山閣道眷遇隆渥其住寶陀指山門日海
濤彭湃鐘鼓鏗鏘莫是入理之門麼 喝 提綱
日一向恁麼去煙水連天一向與麼來塵埃
滿面直得去來不以象動靜不以心猶是普
請邊事未出常情山僧昨日十字街頭高提

祖師心印世出世間萬法一印印定直是法
法無寃今朝白花巖前敷揚古佛家風從聞
思修入三摩地盡底掲翻便見頭頭不昧一
十二面鼻直眼横三十二身東倒西擂與麽
會得皇恩佛恩一時報畢良久云天人群生類
皆承此恩力再任福山謝兩序者舊日普化
成褫臨濟珍重下去揚岐輔佐慈明時出叢
語是皆碔砆之質豈爲瑚璉之材福山者裏
左眄則氷清玉潔右顧則虎驟龍馳機鋒閃
星電號令鼓風雷山僧贏得放憨癡閑看峯
雲自去來雖然莫便是福山爲人處麽良久云
妙舞莫誇迴雪手三臺須是大家催文保元
年十月寢疾上皇時時問候二十五日上表
告辭又書偈別衆曰横行一世佛祖吞氣箭
已離絃虛空落地奄然化年七十一上皇幸
寢室嗟慟便蘸宸奎贈國師之號
賛曰念也悟解純眞蟄也號令嚴毅軍也波
瀾浩瀚三師者宗地之彥而此方之英又吾

三聖寺開山也

道之所因也矣
釋湛照號東山備之中州人浮遊講肆聞豊日之熾化更衣謁之日許入室弘安三年日歸寂顧命領東福照避于諸徒四年藤圣相以日之誨懇請照不得已爲第二世然勇退繞圓法歳而已照卿開三聖之禪苑乃移焉正應帝詔入宮問道照權萬壽帝賜寺產四年秋八月八盜伺籌室委順而化闍維收骨第七之朝其徒有乞分骨者開啗舎利粲然不可數也初念大休訃至或曰大休火浴流舎利奇哉照曰然我又作時費子之奇哉一詞耳至此世欽照之先知焉塔于圓通寺賜諡寶覺禪師

釋道海號桑田播州人初習教部屬蘭溪之煽化改服而謁依附者久已而應世相之東勝中間或隱或顯又起董淨智禪興大都瀨千領衆動即舎去晩屏居龜山菴延慶二年正月八日滅茶毗得舎利百餘粒大如菽者

數顆小者如粟諸徒塔福山西來菴側
釋昭元號無為洛城人也早摳衣於聖一之
室又優游大覺佛光之門初瑞世筑之承天
辦香記初友也繼移都之三聖東福相之瑞
鹿應長元年春仲因病辭圓覺萬寶滿寺五
月十六日書偈化闍維收骨灰中舍利數粒
諸徒驚嘆其中確誠者曰諸方舍利取悔者
有諸況此小數恐例浮矯不可聞也後數日
分骨於城之塔所揭蓋五色燦爛著骨片猶

濕粟黏器諸孤相顧嘆異至此不得匿也初
拾骨時諸徒取之者數十人皆各襲藏於是
乎啓緘亦咸作舍利或全骨如琉璃者有之
其上皆黏舍利或數寸半骨半珠短長片屑
逢形為玉又綴舍利皆能分散增益无之徒
慧泉蘊骨及諸徒開見泉亦披之無舍利諸
徒笑曰子之矯傲也我師身後尚有意乎泉
大愧即對骨燒香禮懺經數日為舍利府屬
婦人有惡死者聞无之舍利感異欲見之然

拘忌諱未果也屢稔傳聞自耻癡惑乃令比
丘善興取來梁捧至骨片鮮瑩婦人生難遭
思親手把玩掌中忽落二兩顆舍利婦人起
立作禮悔見之晩矣鹿峯門側有老嫗就无
徒得一粒剖蓮實盛之聽分增之事思念我
舍利亦益乎便開見蓮殻坼裂爲數十粒相
陽管内傳爲奇事

賛曰舍利者孔老之書無聞唯浮屠氏而已
講徒寡而禪者多矣我國上古希而今世滋
矣我聞舍利者戒定慧之所薫也宜乎孔老
氏之無之乎而講寡禪多古希今滋何乎近
世舍利或有竊議者三師余之所親見而不
容僞也或問經曰輪王死貯舍利置四衢道
人民盡來供養輪王只說世教孔老又說世
教何其輪王有舍利而孔老無乎對曰輪王
之教博而孔老之化狹矣舍利之有無者教
化之博狹乎

上北小路
白雲慧曉

釋慧曉讃州人幼上睿山學台教更衣聽律

於泉涌玉幾謁爾公於慧日服勤者數稔矣
又泛舶入宋周旋二浙晩依曇希叟於瑞岩
一日室中舉百丈撥火公案言下有省適附
商舶而歸痛自韜埋學徒從空閑寂漠之濵
者多正應五年承大丞相鈞旨主東福之香
記爾師之乳也其冬夜小參曰胡地抽石笋
京師出大黃達磨失巴鼻衲僧没商量吽吽
當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謝秉拂上堂拈主丈云
貓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用且問主丈子
有什麼功用卓一下云我有四種妙用其第一節
節放大光明顯示無上道甚深微妙超有無
不住中道第一義其第二節節現大神變宣
說摩訶衍法離四句絶百非言語不可思義
其第三節節具大手段把須彌筆劈虛空紙
寫一篇章文質彬彬其第四節節出廣長舌
轉無盡藏法輪左轉右轉横轉竪轉自由自
在全無巴鼻便召大衆云要識取主丈子麼
擲下云吾無隱于爾初睫在杭州北虜入境睫

藏山和尚

罹虐歛一心念觀音忽大悲印像在肩上曉
心爲焉以故免刑携歸奉持見今在塔所其
居東福一冬無帽侍僧曰師盍買帽曉曰無
貲僧曰乞報知事曉曰一帽幾直僧曰半千
曉曰半千者可助我香積四分之一不可永
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化栗棘菴書偈別
衆曰來也如是去也如是更問如何如是如
是謚佛照禪師
贊曰予讀曉師挽希叟頌軸月坡明公書跋

尾載撥火事署曰已卯之歳因此而言曉之
於希叟不爲無得也然嗣香供慧日何哉大
抵師資之間不可容議者古多在焉丹霞雲
門之類是也曉亦或有似乎近世執道柄者
潭居華服受譏塵寰曉也甘枯淡又可稱矣
其辟帽者我與漢文之露臺並按焉
釋順空姓源氏號藏山初父夢沙門語曰寓
宿得否父拒之沙門懇乞問名對曰寂照覺
後不委何人自是妻藤氏有孕適父發鎭西

赴都船次備藝之海澨空生舟中天福元年
正月一日也國俗兒生三期試問先身多有
言也父母問空對曰圓通大師父謂此名違
昔夢彼此徒爾耳經旬聞倡發歌曰寂照入
炎宋號圓通大師於是乎其父始信夢語之
不虛焉早投水上山榮尊尊者東福之徒也
尊會省福携空而行自福曰此子非吾泥中
物也願泝千龍門福笑而納之服侍三歲聞
蘭溪之道譽欲一瞻禮乃辭慧日之相陽溪

一夕夢得蒼鷹語旦謂徒曰今日俊衲至空
果告謁溪以爲青華嚴之兆也命領紀綱平
副帥勸空游宋國時聞偃溪據徑山接單位
於海衆明年溪寂珏荊叟自靈隱來居主席
踰年而化肇淮海來又如荊叟之去就空歷
三老參請不倦又振錫訪用斷溪於越之東
山寧退耕於明之萬壽慧西巖住太白峯道
價高東浙空還而附巖老而倦誨策以思溪
之輩石林五峯之師友如而依焉空周旋吴

越者久本鄉艤便至辭林林送偈曰十載中
原一棹還碧琉璃外更無山和舷三下知誰
會自作吳音唱月彎風帆無恙再覲慧日
職以記室文永七年開高城墓趾而居乳香
供慧日尋而移承天正安二年鈞命主東福
大道場居五歲解印浮游京甸其上堂曰山
房夜雨曉來晴風葉飄零自接聲夢破小窗
室生白不須雞唱報天明云良久直饒恁麼會
猶是較半程又拈主丈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

眞靠丈云主丈依前黒皺皴中秋曰吾心似秋
月碧潭清皎潔云拈丈良哉老瞿曇止止不須
說卓一下云打刀須是鄧州鐵延慶元年五月九
日書偈化於雙輪之菴居壽七十六謚圓鑑
禪師
賛曰曩予侍圓鑑於慧日從容問曰師游宋
地謁諸名宿不知其中誰爲嵌乎對曰偃谿
西巖我只仰望而已未遑知高低荆叟退耕
就而日淺唯石林老友於愛齋主於思溪其

禪海波瀾吾雖不得而盡偏洲傍渚儻打浮
泳我昔辭秫林告曰小參雖家訓又自有家
法子歸故里敲唱宗乗妙叶之一路不可亂
做也即與二篇今猶不失乃出之一紙曰予自
擇焉予披之石林之親書也冬至曰擬著即
錯鐵牛掣斷黃金索不擬猶無撒手還同萬
仞崖這裏一咬便斷如花開鐵樹似筝迸石
頭無陰陽地儘自寛閑爭奈東山山前一片
松根竹脚未曾踏著在驀拈主丈一畫云不得侵疆

越界除夜曰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鳳縈
金綱趨霄漢以何期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
瑕蛇護神珠蘊風雷而未化設使翺翔霄漢
鼓蕩風雷聞者震驚見者眩惑也只間間地
可可地豈不見僧問洞山年窮歳盡時如何
山云家家門底野狐見捎林云鯨呑海水盡露
出珊瑚枝予誦二篇者久欽法格之峻整今
書予此爲學者之標準又見偈及小參知林
之朗鑑之不泛泛也矣

釋祖圓信州人也號規菴幼歲投相之淨妙
寺出家屬佛光之熾化于福鹿徃而依焉光
器許侍內記弘安九年光寂圓卷襯入洛都
謁佛心於慧日初副元帥平時宗見圓曰子
他時必行法檀度而不有財檀不成殺秉名
句豈非法財乎子之禪檀不可不貨殖千時
心挾講譽故就焉心主龍山拉圓行屢稱於
文廉上皇正應四年冬心沒上皇召圓繼席
時圓在巨福踰年入寺歲三十一嗣香記佛
光之乳也冬至上堂曰烏兎奔忙不改舊時
光彩乾坤寂爾猶涉造化斡旋豎拂獨有這箇
戢玄機於未兆藏冥運於即化還委悉麼擊禪
牀下座謝頭首秉拂拈主丈云湓直秋波凝不流幾
人來結死怨讎丈靠非羸來依舊掛虛壁二十任寒
光射斗牛臘八日六年睡熟雪花堆透骨寒
來憂始回滿握夜光耀天地何須按劒立空
階圓妙年英邁上皇晨昏參請一夕源僕射
有房寢中心動忽起思惟我豈有之乎恐宸

哀有虞乎乃馳入時上皇在龍山之下宮有房有急劇之負上皇兀坐如思問曰卿何中夜而至乎有房拳事上皇笑曰今日與圓舉論宗門圓徵詰抑逼不少假也朕旗靡陣披是以胸懷梗塞未能釋也如卿之忠襟與朕通乎有此感來也有房扣頭曰陛下夙受佛記善聞思修然陛下聞思因圓師激發也臣之愚忠又因陛下感發耳上皇首肯初佛心領龍山宮殿樓臺未有梵製及圓一新大殿法堂雲堂庫院山門檀林凡叢林當有者具體而成正和二年暮春寢病四月二日辭出偈曰一躍躍翻黃鶴樓一拳拳倒鸚鵡洲臨行一著元無別黃鶴樓前鸚鵡洲圓大室之東偏手植篁竹臨亡之時竹葉委白經二三日復青云

賛曰祖道之被日域也五傳不續矣千光之後匆匆間出焉然化洽相將

宁扆薄矣單佛心闢龍山雖頒

宸衷未艾矣圓公以英妙之姿當咫尺之
威豢馴丨鮫龍指撝鵷鷺宗門之光晃煜雲
衢假如圓也庸才謏識取悔於講儒相道殆
廢于草澤矣因之而言圓其祖道之益乎

元亨釋書巻第八